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

記四十三

詞廟

市汊東嶽行祠記

萬廷言

古者論善惡禍福之際必歸于天與鬼神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福善禍淫其言不一而足其何故哉蓋人情易忽心于善惡而恐懼于禍福善惡者禍福之原也惟其所惧本于天與鬼神曉然類應使民

必為善必不敢為惡而已矣嚴于冥之中而非以為有所私與也驗于昭之錫而非以為有所私受也推無可惧于測量之外而警所易忽于感格之微故其責常在入而不在神是以人神交修而福澤降至于後世民心日濫獨亂五常之精類應之道爽而民疑以為福有所從與不必為善而可以私謁也禍有所從受不必為惡而可以私避也禍福之原一歸于鬼神而不知自反諂佞橫生邪氣日積夔跋燐炫假托倚憑祝詛祈禱遍漏天下趨于其所惧而蔽乎其所忽人神交乱天地

日月山川嶽瀆之靈所以鼓風霆而澤雨露董高愴悽與此心忠信神明相為感應者反闇然鬱而不暢微而不章以是而求早滂札瘥之不作阜民生而介祺壽也不可得矣嘉靖中予為祠官考案祀典有意乎反古正今以端民趨會改官而止嗟夫是豈古人神道設教之本意乎市以鎮舊有東嶽行祠不知其所創始廟貌清肅冕而垂旒倏然帝者之尊萬歷癸酉居民某等又闢于廟後肖仙妃其中而外為石坊以逆江勢案牲華篆歲事益修曰末予文為記予按東岳泰山也虞舜首

明文海 卷之二十九
祀秦漢更用封禪至宋則有天齊仁聖大帝與仙妃元
君之號國朝悉去焉止稱泰山之神是今之崇嶽皆所
不當有而王孫媚灶傳稱獲罪于天季氏旅于泰山以
為不知禮則尤非民所得祀者况行祠乎神之正直尊
宗未必歆于此矣然予謂聖人之大德曰生東方生物
之府岳神主之其德盛矣夫神以生道福民靈應異于
羣岳非私福民以生道報神嚴事異于羣祠而非私報
神之接于民也仁民之交于神也義虽法與地所不得
祀而神人相與之意則公矣自是鎮民日虔而神無不

在牖吾民以生養之正穀順成災害不作報所可懼而
而警言所易忽為臣而忠為子而孝與國人交而信使民
曉然知徵福之必本于善也亦庶乎忠信神明之相感
應者乎曰敬為之記而繫迎神送神之章以道民志神
之來兮海岱輦金烏兮飛霞佩西山南浦兮雲蓋顧我
民兮不嚴以愛神之遊兮海東曳衮衣兮駕虬龍劍江
錦水兮飄風何遺我兮民和歲豐

徐迪功祠記 宗儀望

敬皇帝時北郡李猷吉信陽何仲默以文章氣節睥睨

明文海 卷三百六十九 三
當世天下翕然慕之而始蕪徐昌穀氏最少以才名受
知北郡二人者相得歡甚乃相與揚摧古今綜理藝文
而徐君穀稱遂与李何相埒矣君由進士三年授大理
右寺副而君固簡抗不輕與人交已又求便他不報以
故人多忌之遂落職為國子博士君益自砥礪動欲希
跡古人不肯少變其志久之遂雅意神仙之事洎遇餘
姚陽明王公相與盛談其學至有無形氣之辨徃復連
日王公笑而不答君固強起扣之于是語及聖門易簡
之旨遂翻然大悟然君固已病之作月餘歿矣君既沒

北郡序其文刻布焉陽明王公又為論著其行事咸具
載文集中儀望幼時喜李為文章嘗得李何集讀之然
欲購徐集無有也嘉靖戊申余承乏茲土君嗣子伯虬
以迪功集見遺讀之信乎其才不讓李何已逾年始謁
公祠下欵欵久之祠故隘陋不治無以妥靈揚哲以風
邦人余乃命工加葺之為堂凡三楹門如之辨等級潔
牆垣以孟秋朔日饗丞以報成事而公仲之叔廩及冢
孫敬臣以祠記來請予竊聞之古之君子得祀于其邦
咸以其有功烈于民不然則耆年宿行有以重于其鄉

及其沒也鄉之人始追而祀之如古所稱鄉先生沒可
祭于社是也夫徐君者甫壯登朝未強辭祿非有異鼎
之勲二疏揚公之引年去位以取重于世如昔所云然
而君子必加祀焉何也嗟乎士固有幸不幸耳昔者孔
子周流列國以其季授諸弟子當是時若予賜由求之
輩結駟抗衡于諸侯大夫之間何其盛也而回騫二子
顧終身不仕人國而回又早死然至于今數千載間秩
在祀典初不以其功烈在民與否如何也昔史稱漢武
帝最好文學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輩咸以文章詞賦

見幸出入人主之前得發舒其志氣徐君與李何數子
遭遇好文之朝並列職卽署使當其時有如狗監者荐
之則其所表見恐不但相如輩以口舌取悅人主而已
卒乃使之沉淪下位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然余聞
徐君弱冠時以文賦崛起吳中與今翰林文公徵仲相
友善比出與李何輩上下其議論遂傑然有立成一家言
斯亦足較稱後世矣然竟脫棄華藻游心元虛大道
之要殆駸々近之善乎王之述之也昌穀之學凡
三變卒乃有志于道惜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嗚呼

明文海 卷之六十九 五
若徐君者豈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而可者耶夫是則可以祠也已作祠記

文昌道院記 陸容

文昌道院者故梓潼神祠也祠在勝國時嘗附建李宮之旁崑山州治西遷而祠之廢久矣皇明宣德七年有過義用宜者嘗禱于神獲應乃易廢益倉地畝為是祠前構禮殿後建庫屋門垣峻整甍宇輝映蓋已蔚然一叢祠矣歲月既久日就傾圮不足以妥靈揭虔用崇祠事住持道士陸虛岩氏愴然興嗟以為茲邑不在吾耶

于是鳩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殿之六幕高廣有加于舊居室之列其後者視舊六倍之肖成慶于門像真武于寢市民廬于其東偏而祠之規模益大以廓經始于天順五年五月落成于明年之三月凡興作之費皆虛岩樽節自奉積數十年而後卒之募諸人者蓋寡也工既成其徒楊機白之真人張公元吉為題今名按載籍梓潼神姓張諱亞子越雋人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劍州蓋梓潼劍屬縣今廟在縣之七曲山虞文靖公集記相如縣文昌萬壽宮六云文昌宮屬梓潼縣七曲山神君

之祠蜀也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
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居
者李士大夫乃祀之以為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是
則文昌之名有自來矣文昌者斗前六星如筐者也其
第五星曰司祿神豈其降精歟何其擅名于文也雖然
神蜀人也禮宜以功德食于其土今乃徧于天下又匪
獨道家為然而所謂李士大夫者亦莫不然凡李宮之
旁皆肖而祀之以為是司祿主文治科第者宜如是也
牲帛相望莫以為非嗚乎豈其然哉吾聞之神者聰明

而正直者也聰明則不蔽于私正直則不撓于枉彼妄
意者將安所得耶然自隋唐以來士多以科第進後世
迹其人考其行而君子得之恒艱小人進之恒易難得
者置之位未滿其德也而禍或隨之易進者奸紀肆欲
天下之人欲去之而不能必至于債人之事覆人之餽
而後已若是者豈真歆私享而蒙曲祐哉蓋天下之道
陽一而陰二也陽之不能有加于陰君子不能多于衆
人是其紛紜錯揉有莫知其然者雖神亦隨其所運而
不能為其主與抑治道有污隆人有得失而神亦無所

所與其力也與不然則天下之淫者為得而厚誣于神者多矣容日記祠之廢興而一言之欲今之季士大夫曉然知神之心大公至正而不可以私請也若虛岩則修老氏之孝者其據名山擅佳會以自超然于塵壒之表固其家法也豈獨為祈靈祝釐之區而已哉用宜初為太倉衛百戶後以弭盜功陞千戶終于位虛岩名其字景阜與容雖異族然文人行也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羅念庵祠田記 田一傳

祠田非古也古者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如是而已後世

祀道紊而多端好古君子始思以復古化今崇教厲俗之意默寓于齊堂庶序邊豆灌獻之間求之鄉有先哲者焉或雖未生于鄉而講道肄業之區遊息燕間之所咸義起而特祀之而又慮其享祀之匱時移歲遷無以相維持于永久也則又為之田以為邊豆灌獻之需齋堂簾廡之備俾之有所資以維持于不壞蓋其法非直崇獎死者而已于生者亦有以現感興起之道焉意良是而制則非古矣自二氏之教行琳宮瓊宇咸有田衣食厥徒而吾儒氏或缺焉豈彼氏之教獨良而古制

不為彼設歟彼其清淨禪寂之說既使人簡徑易趨而
死生禍福又足以聳動愚民而使之奔走歸命故其法
易行而其教獨繁昌也吾儒之季疑若汗漫難竟迂濶
鮮速效而世之君子又徃々樂曰循憚始事不以復古
為心而多以非古之制自阻使非有好古君子出焉謀
及于此宜其難矣故祠田非古而銳然以此為務必其
人好古君子者也顛舊無念庵先生祠通判廖君署其
邑事以先生之嘗過化是地也合諸生等議白督府建
祠于鳳皇臺之陽祠成復捐俸為諸生倡諸生之樂義

者亦相率出金為助買田若干畝充入先生祠為歲時
享祀之費不以非古之制自沮而銳然寓復古化今宗
教勵俗之意于此齋堂廡序籩豆灌獻之間為君子而
能好古者非耶夫天下之事不激不勸不風不興故標往
以示來崇死以勸生好古君子者事也而觀感興起
則在祠先生者勉之而已先生之季其大者視天地萬
物皆吾一体而其所從入簡易直截不假蹊徑先生于
大本卓然有見而格物穷理未嘗少緩視宇宙皆其度
內而其量寔自一介不苟取與者克之故人見其守之

明倫彙編 卷之六十九 九
卓而不知其孝之精也見其量之大而不知其察之細也祠先生者孝其精以求其卓孝其細以求其大而先生之學在是矣苟徒取名賢講習之區為光寵而罔究其學術以思不負于往哲雖日俎豆而尸祝之于此邦人士奚益哉而好古君子思以復古化今崇教勵俗之意亦虛矣夫二氏之教雖于吾儒不相入然其徒高者守清淨禪寂之教以淑其身而下者猶能不毀壞其名號以誇于世故其教藉以傳而其祠亦因以永久不廢吾儒毀棄二氏願若不甚惜至攷其所以為孝輒与所

尊祠敬禮者相背馳視二氏反讓焉則彼法之行而教之獨繁昌者非獨世之君子樂曰循悫始事之過也而為其孝者與有責矣廖君于余為里人以書來請記于余之故述好古君子所以崇獎先賢之意若彼復道先生所以為學者若此期与此邦人士共勉焉廖君名憲嘗從遊先生而得其所以為學者故為政而能好古興孝如此

新建韓蘄王廟記 胡續宗

自金源氏分主中國于是宗社殄蕩宮車流播二三臣

奮祀色之忠而競堵持之南轅脫輻越昂泣新時則斷
王効武宣忠天志忘死返麾而北拳勇神機驍騎潰裂
北兵之旋我和之招宋室不復豈皆天邪王諱世忠字
良臣安延人也卒于越葬于吳故吳人祀之王初應募
虎捌而梟磔目無敵也扶銀州筓之難睦之青谿劇燕
山揚潯沱舉濬挾淄趙之屏漸西土獨與金角掬其雄
批魚臺捕黎驛經河洛撥內難于平江至魚梁殲之
提甲八千扼江之衝龍言十萬騎鋌走無音轅闖建斷豫
章覆湖南開軍受降掩大儀商十之八囁而封之執楚

之臂絕淮之吭城高却塞沕口崇山陽虜乃慄縮而祭
荆大小百餘戰主辱臣死請當其重還兩宮復疆土之
言慷慨激烈錦衣驄馬勒兵交和金人霄燔何其偉耶
夫金方燦熾上慘下黷怙々莫敢撓王以孤壘相當枯
其觸而鑿其銜龍潭渡而都無標烽小陽成而江無飲
馬時非王固魚肉吳矣宋其奈何故中興之功以王為
首王之功于吳為大至其抗論斥和政府之揖擗為側
目爭武穆之事不得乞身湖山徜徉謝世以全首領此
其忠有餘而智足稱也忠勇之歸賢愚是欽天資人違

史臣嘆息河山之誓太常之烝寔闋周典易世報功礼
六宜然弗棟弗宇即墓而祀無以棲神靈委帝貺于州
莽文儀為闕予移而來以祭祀取吳之神正其位序將
事王墓顧瞻歎吁既乃得王故宅在郡蠻之東淪為浮
圖亟命撤所祀之不易一椁不役一力考王之庙寔嘉
靖甲申三月望日也位木其中饗用歲秋妥靈宜神
胙蟹用光祈定徽佑民咸利之然惧久而淪没乃磨堅
石用紀始事庶現象者識表忠之彛章馭民者知事
神之禮秩云

監察御史斛山楊先生祭田記

蔡駿

夫宇宙間孰為貴且榮惟忠臣孝子是為天地之正氣
躬行之君子也若夫大孝終身孤忠自許垂百代之清
風立臣子之準極者其惟我斛山先生乎先生家世閩
西之富平余進士同榜兄也初受學于苑洛韓先生駿
亦先生門下士寔有同道之雅嘉靖乙丑同登進士同
銓受行人後三載同選授監察御史任一載餘斛山謂
予曰老母不任驅馳家在三千里外不能迎養吾當告
歸以盡烏有之情予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勅贈之索

寧不少待斛山曰菽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位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幸成吾速歸計予為白之宰執部院諸公無不稱重別後以養病違限例不起用予亦以言事忤旨黜為編氓兩不相聞者七閱寒暑己亥秋以兩京言官之荐予與斛山及浦竹塘三人同召用予丁母憂二公先入京竹塘以進言廷杖而卒斛山亦以進言繫錦衣獄壬寅冬予以服闋部催取至京兩閱月以罪下獄得與斛山相見時刘晴川正郎亦以進言與斛山同繫刘舊鈞州守予曾疏其賢又相知故人

也在獄同處者二旬餘予被謫出獄二公各有詩相送予亦有詩言別予歸後復被黜再為編氓斛山蒙恩赦得釋與刘晴川周都峯同至文登祭浦竹塘回途復被逮械送入京仍下獄又四載首尾八年復蒙恩赦得歸家居數載而卒癸亥春斛山長子德以應貢赴京便道來訪詢其家事及履歷曰家君自文登回復被逮械送時九月終尚未成衣一門生解衣之予隨之過隨州石橋東指曰此去寧晉四十里昔与汝蔡年叔獄中別時約云過趙周相會渠豈知今日予過此橋家君自居

官抵今三十餘載遠近饋遺一無所受以此家無纖積予兄弟止仰給儒李月廩曰斛山兄介正清捲朝野知之李石疊曾為予言廬墓時客至無茶饋豆以代茶湯尚節之况他人乎噫昔道義相期出處畧同斛山已矣予猶碌々苟全恨哀年不能遠出特生芻一哭墓下今日無以無情聊以務農所積相贈為斛山兄置田一區以供時祭刻石墓下以表平生道義之情嗚乎先生天性孝友真誠直諒二親之沒六載廬于墓側哀毀骨立鄉閭率化忠信息義孚于族党徒步從師講明理李敬

表疏食怡然自得事師如父處朋友如兄弟躬行寔踐苑洛先生重之別時為筮睽大畜二卦知將來之必至也及授使職蒙

未完

重修濔泉祠記

趙統

先是河東分守吳公議毀淫祠計所當毀者改立社倉社李以其餘賤值易之民以所易之價為所立之倉本穀事未成而公去統奉令為時見其遺績心是之而未敢踵行也己亥春御史王公代巡縣重此卒措乃以里社倉李事專命統按籍徵價閱祠求神始知前日所

所毀之祠凡所不當毀者皆在毀中太息曰此有司承望之過也傷哉驅民何所適從乎夫淫祠之所以崇信于天下者為正道之不明于下也正道者帝德王法倫理性命禮樂政刑非可使民知也民日用由之者跡耳雖聖人者不過因其跡而利導其心焉耳今夫民其心崇淫祠非有他也達其報祈之真心已矣今不明正道以導之曰何者為所當祀何者為所不當祀碑之曉然知坦然行之而一槩毀去滅絕焉抑其祈報之心皇皇然無所寄是驅民于無所適從也雖日殺而求罷淫祠

豈可禁哉古者民有四而農為本今之民雖非古之民而本于農一也農之家所資者土地所望者雨澤所助者灌溉所忌者虫蝗今所毀之祠如土地井泉山川雷雨與夫所謂伯王即古焚山澤之伯益凡有事于農事當祀于農家者皆與焉民將何所適從乎統心病此而荷王公之委重乃擇所不當毀者若干祠請于公是統議卒不毀民咸悅是歲旱城東二十里有澧泉溉田數百畝亦在不毀之列民僉白于統願以不徵之價修泉祠此民心也吾何敢逆之許其修且許如其俗祭賽

無何大雨民田咸渥是固不敢專歸一泉之功然而寸
雲勺水亦與效靈焉而民固賴之矣一鄉之民心属于
泉祈禱報答皆于泉焉此固一正道也使由此而推之
而達之天下民皆知所當祀者而祀之雖不毀淫祀而
自廢矣傷哉不示其正而抑其邪者之已甚也譬如逐
人之迷者而不諭其所適之途也是故以一泉示吾迷
民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趙貞吉

今南大理卿章丘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

嘆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于先
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割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
而振新之也思其人目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
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
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荐陞大理
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中并以戡
定綏寧鄖陽事著勲名而鄖陽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
不得列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
乎畫一之章定于曹相泣碑之政廣于杜君鄖政之始

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于前有彌縫于後
繫其可忘諸目訪其孫為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
配諸原公于是太守黎君堯勳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
日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茲土之民免殲馘之痛者
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之
于公聞之惟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
謂矣頃之張公去為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之
石以驗來者而黎君以委于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鄖而
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

葉之為荒國初殲之為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
三省之徼司燎擊柝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
變為矛戟猿鹿多而化為犴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橫不
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率六師
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寔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
南佐原公有為于始繼原撫治以成能于終卒稱原吳
吁盛矣二公之始經畧也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
言殺遂下令撫之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
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閑隘以

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為都會開撫治以聯屬
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疆兕之陵收雞豚矣山無不伐
之楸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焉為二
公之功固百世不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之
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寔難孤立易奪非
吳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司易撒棟棟易移非吳公孰
與定之則吳公之并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
彌綸之器惜才稽徃深致意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
公鄉人而每好問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為

快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恒退而
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之戡定綏寧
之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皆
得才鄉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敬西
川之亂必再起詠之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
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
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鄰之義思閭外之才于是士大
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子任使于是時而表才
名之士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

調教者智之門也斷絃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于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從出也諸君子所以并休前人者不在茲哉曰并書之以相驗焉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徐階

自孟子沒而養氣之孝不傳所謂豪傑之士狗國之臣薄死生禍福以氣節自奮于流俗者蓋六世有其人然而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遂敗而不振其故何也長江大河百折必東而溝澮之水朝盈

而夕涸彼其于浩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于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于有所感者往而氣亦平出于有所感憤怒忘而氣亦索出于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阻矣矧撓之以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肅公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繼孟子而興焉者也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仕為右司諫以論蔡京中之奸罷監揚州糧料院起樞給事中又以忤曾布出知秦州謫監建州宗寧中除名竄袁州廬州移郴州稍後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宣德郎又以子正彙訟蔡京安置通州大觀末放自便
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台州竟不用以卒夷考古
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如先生甚者而先生處之前後
一節不少貶以求暫容于時蓋先生克己尊賢虛心取
善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故義有
所不屈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過之而必遊遊流雖困
踣人以為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仆屢起毅
然必伸其志人以為竒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興語默之
常豈彼出于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者可同年語哉

其每讀先生責沈文自警詩諭子侄諸篇未嘗不掩
卷太息以為先生之獨立不惧避世無悶其原蓋出於
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
一里許後曰以先生及從子默堂先生和歲久甚圯有司
者未之能葺其謀於教諭李邦光訓導林順石愷
將出月俸之贏和移修飭焉而邦光等各請以其貲為助
則遂屬曲膳蕭延曾言鄉撤而新之以為今祠自嘉靖
癸巳四月庚子至歲十月乙亥工以訖功先生裔孫載
興伐石請紀其事其因僭論先生之孝使後之祀先生

者知所嚮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暨諸好義者
氏名詳具碑陰

重修四先生祠堂記 胡松

四先生祠何元浙江行中書省請于朝而祀何子恭基
王會之栢金吉父履祥許益之謙以興起後學者也夷
考四先生皆晚宋勝國時人當其時禮俗傾頹儒季絀
抑邪說橫行四先生之雖異時而行同業志同方建相
師授跡其抱道懷貞居敬學古清苦純質兢之淬厲
之寔較然畫一可謂愷之乎言顧行之言顧之君子矣

不然元方儕儒於丐娼之間顧首崇而祀之耶顧今世
儒或謂四先生制行高矣美矣然皆詳於分殊急於考
索踐履至仲尼所稱一貫與其大本未發之中若子孟
子先立其大之義或未甚瑩然也然子輿氏又曰人有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四先
生所為有所不為能言距揚墨者非放不然則胡以信當
時風後世若世之遠且著也愚嘗忘意言之曰當道季末
時之世不能患無篤志力行之士而患無見道識大之
儒當道學大明之後不貴有麟明誦說之儒而貴有道

迪服行之寔字自嘉定咸洎而後晦菴先生之學支分
派別同原異流當世號稱儒者大抵索考訓詁代異黨
同致知篤志力行貞純弗懈者鮮矣如四先生之清苦
純寔質有其內詎不可為百世之師耶或又言四先生
清苦純寔規々然自守之儒尔恐不足以涉事耦變而
定天下之業余竊以為不然嘗觀襄樊之師之圍厄若
累卵字幾無人矣履祥乃進牽制擣虛之說請以重兵
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自解且備叙海道所經難易
遠近歷々可據則豈迂儒無當者而權臣方且專事蔽

欺誣罔而莫之能用此豈人力也故故曰君子創業垂
統若夫成功則天也若乃三子之弗遇無成也豈不皆
天也哉嗟乎々々豈獨諸子古之志士仁人抱輔世匡
民之略阨於天時人事重於詭遇輕殉而不得一遂其
有為若此者要之胡可勝數悲夫々々士固未可以成
敗利鈍論也余覽郡志樂斯祠之新也會李守未請為
書以風郡中人士焉

唐一庵先生祠堂記

許孚遠

吳興稱文獻之邦舊矣名人鉅卿高賢逸士代不乏人

若以斯道為己任思繼往聖而開來學孳孳一生不厭
不憊以弘著述十萬言則惟我師菴唐先生一人而已
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南海湛民澤先生既登制
科官比部立朝數月以建言削籍而歸時慕姚江王文
成先生不及見也湛先生稱隨處体認天理王先生稱致
良知先生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言為的夫曰
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李問思辨行
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体認天理其旨該矣
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良知其幾約矣而李者或

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而立誠明得真心在
我不二不雜即所謂体天理與致良知此先生苦心深
諳可與湛王二先生鼎立為儒宗者也先生以其心囊
括宇宙故於天下名理靡所不窺以經濟當世為一生作何
故於國家机務靡所不講以躬行踐修為討真是際故於辭受
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有不
爰其宗旨領要具在木鍾堂三集讀其書可以想見
其為人也吳興自有先生而士大夫始知趨向於聖賢
之學四方之士亦多聞風興起數十年來風教為之一

動及先生沒而學者頓失所依歸矣嗚乎惜哉先生之
初設教也寓胡安先定生書院中直指周公始因
圮寺葺為景行館未幾亦廢先生乃自構木鐘臺於
城東後直指張公檄郡侯遷於北門隙址闢為唐先生
書院前有講堂後有寢室傍有號舍外有坊表規模
閎觀煥焉成一方之規先生之既沒也直指蕭公督李
滕公從諸先生請肖像於寢室行有司春秋特祀著為
例洎江陵柄國爰禁李徒盡毀天下書院而郡守李侯權
易坊額為唐先生祠乃移文報監司曰郡故無書院得

不毀今郡守沈候下車謁先生祠顧棟宇頽圮爰議修
葺捐贖錢為倡始其僚屬諸君共成之祠既新候又請
於督李李公給先生冢曾孫鍾秀衣巾典守祠事於是延
不佞乎遠輩及遊取諸生有志者時集祠內復為討究
真心先生幾絕而續幾晦於明可謂矣嗟乎真心在人
本末具足萬古常然如日月之麗天如流水之行地無虧
無盈孰得孰失然及其蔽牾於物欲頗僻於意見迷謬
顛倒喪其家珍雖聖賢萬語千言詔之而猶不喻或已
知從事於李反求諸心至竭其終身之力而毫釐千里不倍一

明文海 卷三十一
真孰謂討求之功其可已也討之而明則真心原自炯然不從外諸得措諸萬事而不疑要之終身而不變至於貫金石格鬼神而後可以徵一真之恢復微乎豈易言哉吾現有司諸公崇重先賢作興後季前後相成幽明相感此亦可以為真心之驗然而弘先生之教旨答諸公之盛心是惟吾黨今日事假令剽竊陳言踐履無寔處無稱於宗族鄉黨出無補於天下國家則討真何當余與諸君子可不惧乎可不勉乎同門長者王學博汝源偕先生幼子炳度孫在明等屬字遠為之記

沂陽縣三賢詞記

高攀龍

沂陽三賢者曰燕公伋從夫子於遵周問禮之時者也曰郭公欽肥適於王莽篡漢之世者也曰段公秀寔死節於朱泚之亂者也舊皆祀於李宮邑候夏公始創三賢祠特祠之請記於馮仲好先生仲好一日謂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別也假令三賢者生同時聚同堂其志同乎同而後可同祀也余曰同有說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與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者何也生也生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本心者同于天地失

失其心者同於禽獸雖有賢哲語之同於天地必駭雖有凡愚語之同於禽獸也必憤是鳥知不同天地則同禽獸其間不能以髮也夫子語成人非謂合知廉勇藝之四子又文之以禮樂而後為成人也謂即知廉勇藝之四子各文之禮樂皆可為成人也且推之利無苟得難無苟免不忘久要者則不必有四子獨到之才苟不失其本心者皆成其人也夫以陳亢終身依聖人不識聖人夫子問禮之時名未著於天下而燕公首得聖人宗之視亢等憤了何如乎楊雄號大儒不免死於莽大

夫視郭公冥鴻威鳳翱翔雲漢何如乎李懷光千里赴難破賊解圍不甘奸臣之諛甘為亂賊而不顧視段司農一笏何如乎此本心之辨也三賢者不同品同於不失其本心了同則才同才則與天地不朽同故成人者其途甚博其要甚約既成其人矣又惡乎不同仲好曰善即以記三賢可矣夏侯名之時成都人

王侯祀兩廡記

高攀龍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即不幸而死其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

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時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
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即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
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
充塞之氣譬則盞缶之水必歸于器有所歸則聚無所
歸則散聚則伸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之則為厲神則
為祥其小大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
倭寇邑之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
之敗死城西之壕巫覡往之有言其為厲者邑人即其
死所祀之簫鼓繽紛遂為淫祀余既與邑之紳衿建松礪

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築城之甫完而
寇至使吾邑萬姓不糜爛於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
曰當寇之熾也百姓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
虞其有繼至者歎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也
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驅者也烏得而無祀乃
自捐貲為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牲惟謹自是而淫
祠之祀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
焉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於邑也夫一筵之醲醑
一夕之妖冶一朝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

明文海
卷三十七
三
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即不信視西壕之簫鼓
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
一旦有事執干戈為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
舉而集四善大錫福於邑也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

記四十四

祠廟

崑山令樊公祠堂記 歸子慕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馬鞍之巔負古剎東向翼於南出萬松之上隆然而立
者故令樊公元之祠也公之前歷十三令為祝公嘉
靖間倭入寇崑山幾陷祝公守禦甚力城賴以全後五
十餘年當公治崑縣民汪惠者募金祠祝公而公為之

明文海 卷三十一
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即不信視西壕之簫鼓
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
一旦有事執干戈為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
舉而集四善大錫福於邑也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

記四十四

祠廟

崑山令樊公祠堂記 歸子慕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馬鞍之巔負古剎東向翼於南出萬松之上隆然而立
者故令樊公元之祠也公之前歷十三令為祝公嘉
靖間倭入寇崑山幾陷祝公守禦甚力城賴以全後五
十餘年當公治崑縣民汪惠者募金祠祝公而公為之

明文海 卷三十一
記名其祠為勝生蓋以今之生祠徧天下矣死而祠者
百無一焉故以祝公之死祠為勝生也及公沒而民競
為公祠如公所稱勝生者公為令精勤無由事然不為
苛細禁制豪右不解縱然不為文深一意卯翼小民如
或傷之勸令息訟不喜為一切更張小民得職熙然樂生
其政要歸於節用愛人縣中清靜好善樂士至其刻厲
則自強武以迄於今不乏庶令未有如公者也公生時
恒茹蔬間進二卵故民之祠公也荐蔬侑二卵為苗害
疾病者祠公咸平以故民走公祠下無虛日嗟乎公既

沒矣猶撫民之疾苦若是况至今生乎後之嗣公守茲
土者無窮也聞公之風其有不惻焉而感淳然而興起
乎則其撫民疾苦獨後公乎則公之澤遠矣祠之經始
以甲辰秋八月癸未而邑諸生顧謙聞我賓我賓之族
子元城令顧天叙祀初寔為百姓董其役三閱月工告
成屬記於子慕子慕惶恐謝不文且病未能也居一
年再登馬鞍徘徊祠下憑南牖俯臨萬家皆公之遺黎
當門而望東城蜿蜒如帶委江曲折而東注入于渺茫
江之左右勾七原隰畎澮縱橫皆公植也俯仰今昔不

明文海 卷三十一
覺泣然雖病其容已孱遂為之記公名玉衡字元之萬曆乙未進士黃岡人

重修温元帥廟記 方應選

温元帥之有廟祠也舊矣蓋起自成化七年迄嘉靖九年而更創於今齊民歲奉祠不第廢然不見郡國掌故其詳靡得睹記云余間考郡父老僉謂元帥受救上帝館風雲雷雨以陰陽下土又埒於漢義勇武安趙馬趙而四武安力扶漢鼎薄日月而摩三光而馬趙英聲亦爛焉寓內彼其生平慨慷激厲之槩百折不回九死不滅

馮依山河大地而為神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俗所稱過元帥儻亦其儔與竊意其神扶風伯驅雨師噓雲鞭雷以捍患而銷寇也而民間講張或謂元帥本始以郡有井毒蓋殺人人斂輒死元帥投之井以絕民飲死而化為碧其靈爽附于莽土之人德而祠之及考前記疑上畧載此事其言不甚雅馴大都野外稗官叢說云耳竊謂憤感捐身古之俠烈往往有之乃其生平行誼當必有凌鑠百代不與艸木腐朽如武安輩也者不應若斯寥々也而民間父老不能道史且逸弗載惜夫項

者豐隆飄蕩咎在風伯恒暘驕赤咎在雨師靈蔽而不收沴結而不澆咎在雲雷失職此其為害奚啻毒水殺人元帥生不受其軀以解齊民之厄而况死而神神而握二五之柄顧不能弘此普慈坐斷汝齊民也必不然矣且夫時羸舉羸時誣舉誣彼其齊民日嗷上焉不悛旦夕之需而為茲舉其猶有田夫匡筭之祝與事竣而為之記并以志禱云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方應選

汝故有顏魯公祠蓋當太山廟之東偏叔自嘉靖丁酉

前觀察王公暨守江公有記歲久且年蝕風煙矣而城之西園與穎考叔合祠為忠孝祠制極軒敞以故有司歲享其地而於公故祠顧不及焉余從萬曆己丑承汝之每讀志至公未嘗不髮上指恍然自失也然第循故事享忠孝祠如常烏睹所為故祠哉會守以來歲上苦厲所在多菜色日凜上救過不皇惟是一腔推置父老子弟父老子弟安余拙也聚族而祠余又度余之固弗克請也而不余告今七月朔余出肅客還祀大山真君而始觀廟之災隅若輪且與者更以白余面立頽嗟乎

明文海 卷三十一 四
余小子何德安得此不經重吾過哉勞苦父老子弟受人不當如是亟棄去也辱乃公為因循墻而北得公像於顏楹間去余祠數十武余愈益悚仄有如公祠在今圯壞弗舉各屬有司余一人寔無良而復余是尸是祝將神人交譴焉余今告爾父老子弟今日之役是天所以賜公而假手爾父老子弟請以余祠改祠公豈惟安公在天之靈余一人庶幾哉薄譴萬一父老子弟寔有大惠余矣維時父老子弟羅拜無願徙者余復前而告曰而不聞祀即祀有五法澤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禁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不者非僭則竊祀之所不載也公仕唐四世起平原歷階太師什一亩中什九在外崎嶇四十餘年百折不回白首而死於國寧論五祀即千秋血食奚讓焉吾儕宵人德不出公靡功不垂絲粟於祀一無當所謂形骸而土木也朝不謀夕而猶然冒僭竊之罪無乃愛我以美疾而忘其滋毒乎爾父老子弟幸無譁張余內斷於心矣於是卜以七之日去余像豎公綴號題其榜曰重修顏魯公祠而於公故祠復施丹堊視昔加壯是

明文海 卷三十一 五
役也創始者鄉縉紳馬公輩而父老子弟私相落成也
始余改祠公匪直象庶狗擊即馬公輩不無豫志已反
爰陳誠無慮數百言而馬公輩道然為象庶先美疾而
不失葯石矣余故志其本始并以謝爾父老子弟

北山何文定公祠堂記

劉蔭

金華何王金許四先生憫宋祚之將移憂悲抑鬱卒老
于窮生不出仕沒不治喪葬不起墓慨此路皆胡不速
朽嗚呼微矣白雲先生以後元^至四年戊寅正月壬寅葬
於娶女鄉安期里許官山其子曰元曰亨皆以罪沒于

我朝洪武間因絕其系遂其墓成化初推官林沂廣得
之立石表其阡仁山先生以元大德十年丙午九月甲申
葬蘭谿縣純孝鄉仁山之後隴不封不樹漫無標題前
知府趙鶴艾蕪攷墓壘塚^{二叢}不可復識而其裔寓彼鄉者
亦近支也魯齋先生以咸淳十年甲戌十一月甲申葬金
華娶女鄉望柴嶺金村之懷原墓地六十畝子姓世守
之北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己巳十二月壬申葬金華縣
南山油塘之原荆莽無端狐兔有窟商山之芝不知四
皓之高首陽之薇不知夷齊之清均為牛羊之牧而葛

堯之塲也鄰有豪石逐其佃甲并其圭田九石六斗
山地若干據而業之三紀于孫子孫家盤溪者百數莫
之能直蓋府治東廿里許亦有油塘豪欲滅其墓乃匿
其碑指先生墓在彼油塘志府者不察從而是之正德甲
戌春正月哉生明知府事劉蔭同知張齊通判趙天定
推官姜山甫率諸生葉援陳育項復通馮紀等展修祀
事墓已夷且陷惟趺獨存而高生大路復廢得完碑於
油塘之匿孔尚無恙也乃繩其豪于法還其碑於趺正
其田於籍歸其佃甲於鄰壤伐巨石以封若堂而繚之

以墻垣暨享堂四楹旁為連甍以處佃丁規制粗備
庶幾有司崇儒重道礪世磨俗之萬一而先生之存
亡固不係乎是也因定墓夫一名每年追其直於黌序
輪遣教職以清明日依俗祭其墓王金許亦如之蔭因
推其意以叙之曰自堯舜至於湯文周孔率五百歲而
聖賢出以續斯道之傳惟邠魯萃天地之間氣質賢聖
林立不可尚已其餘希世寥濶乃僅一見自孟子沒千
五百年始有周程張朱死應文明道宗邠魯蓋間氣
之再見者厥後呂東萊唱道於婺朱晦庵張南軒相

與切磋誦習於麗澤之會坡流河潤至于文定親接勉
齋之統傳諸文憲傳文定安文定安傳文懿百里之內同門
之間四賢挺生上承呂成公為地方五鉅儒問道之士
無慮數十成章者比比又間氣之疊見者世稱金華
小郭魯不可誣也其大者極類救敝立懦廣頑如鳳凰
翔于千仞四方欲快觀之而不可得味道之腴絕物之欲
如蛟龍蟄於九淵天子欲識其面而不可致蓋其性命之
趣長而爵祿之味短天人之理貫而顯晦之幾明德澤之
滂沛不深於義理之涵濡小康之政治不加夫大道之感

通所以孔曾思孟終身不遇周程張朱不能立朝何王
金許終守環堵為是故也不然何庸衆之難退而聖賢
之難進如此哉至其論大道則北山以洪範之教五事為
明之德之謂厚八政為新民之謂建皇極為止至善之
謂皇極有休證而無咎證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
地位萬物育之謂此為皇極之極功若此者不害其為同
魯齋於易則以河圖為先天後之宗祖於書以洪範為
古今經傳之宗祖於詩定二南黜淫奔於春秋作發揮
明大義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未止還知止章於聽訟

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誠明各十有一章若此者不害其為異仁山通鑑前編自周威烈以前各為編年穿貫春秋直溯堯舜據經考傳不嫌其為僭白雲集詩鈔名物讀書著叢說讀書春有管窺皆傳註所未發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至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法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不疑其為泛仰高鑽堅鈎玄索隱惟欲求見聖人之且而後已然則黜庸彛鼎之榮綸鯨隴所之尤何足為先生增損蓋自有不隨物而化不逐運而遷不待生

而存不因死而往者矣蔭亦嘗撮拾行寔疏于朝請得暇食孔子廟庭不知輿論僉同能有成否茲因祠堂記工刻石識之學宮牧豷燐火想不能崇我先生道骨矣正德乙亥夏六月朔為之記

三蘓先生祠堂記

劉蔭

正德甲戌春婺守東川劉蔭重建三蘓祠於郡城西隅景蘇坊之邃巷仍故趾為屋四楹其十三世孫生員蘓文撤寢室以為左廂房四楹官易民隙以為右廂房四楹及門屋四楹墻可及肩墀惟旋馬重勞惜傷樛展拓

也訖工有疑者曰三蘇蜀人也而祠於此乎曰因也非
創也葺也非增也坊以景蘇名可知也曰祭法云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三蘇有一於此乎曰未
也不以太子曰祠為前太守贈少傅蘓公遵立也建炎
初元遵守婺政成惠流民為生祠報其功也既而官終
待制謝事請老因娶家為乃推本所自另祠其若祖老
蘓文公先生若伯大蘓文忠先生若翁少蘓文定先生
昭庭訓也少傅德煦娶人一昴之望也三蘇學行雄天

下四海之望也娶人藉三蘓之望以世少傅之望因並
祀之所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配食
惟龍圖少保公簡一人不遠推者舊額也蘇世顯且延
如太守公誦太師公諤尚書公符正部公林都照公友
龍太史公伯衡匪弗耀也而不敢附此者從民心非一
家祀也少傅甘棠遺愛不可以縷其大者如奏蠲歲
貢羅段之溢額民至今能頌之即東不悉其承宣風
動之休或逸典也祀其身以及其先非忝也宜也曰論
人物於趙宋起邁雋永必歸三蘓然之為三島立之謂

也果若是班乎曰昔人謂三友一龍余則曰三蘇亦一龍也龍之剛壯在首老泉之端方以之運用在身東坡之豪放以之骨力在尾穎之敏妙以之此三蘇之別也惟有宋隆重儒道故天啟文明之運理學有二程數學有二邵律學有二蔡文學有三蘇間氣所兆疊萃一門於戲盛哉竊有論焉古之取人寬而恕專論其心術今之取人嚴而刻兼論其學術心術既正大本已端他可畧也學術疵至有見多白而廢眼觀端跚而廢足者矣古今文章大家唐有韓柳而韓為之聖宋有歐蘇而蘇

為之豪况其心術光明出處正大湛乎青天皎乎白日孔門家法家無相皆馳議者猶謂其因文見道未識性理直以文士目之不以刻字愚謂韓子性有三品只欠氣質二字漢溪曰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此之謂也三上宰相不換佛骨一表說命之對揚孟子之衛道不過是也蘇氏嘲詈文辭不害其嚴毅之操縱橫氣習難廢其歷履之寔是以至誠通于天地粹德達于神明忠信行於蠻貊精明孚於蟲魚鳥獸觀其開衡山之雲驅鱷魚之暴枯眉州之草木禱萊州之海市走契順之納款來

四夷之間安傾天子之知遇厓后妃之解紛兒童走卒
皆知敬慕小夫賤隸樂聞姓名此其沒也外自嶺海內自
中州遠及吳越揚益之徼農高賈輟業興嗟士夫君子
聚哭而設奠不勝其哲人之慟梁木之悲於戲必有所
以致此者矣可以文士少之哉近世有紛上者多見其
不知量也疑者曰余鄙人甕天管豹自今不敢妄議古
人矣太守國筆之以為記

重修顏孝子永慕廟記

張維樞

義烏縣昔名曰烏傷曰孝烏俱以秦顏孝躬畚鍤墓親

誠感群烏嚙土助葬叨為傷得名宋景定間李公補始
作廟勒永慕記一篇我國家風厲孝道意盛甚非若法
律愚黔首時司烏土者如李公王劉公同美公淳連為
脩葺定祭田供祀非若昔葦路藍縷時頽久不能無荒
刺也余閱六春秋拜孝子祠下見遺壠累母慨然景仰
是春復修祀典覺風撲松楸群鳥悲鳴也因憶宋文憲
所題千載之下禮憲淪胥豈獨媿君烏亦不如與王忠
文之咏瞻烏云畢哺者烏紛回翔兮嚙土助葬成高岡兮
厥吻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日色黃兮等語為慨然

心動徘徊不能去顧謂同事周時彥數君曰以河山之
代更歲月之駒度是廟也雖不見徇樵蘇然而堅者瑕
翼者幾歎何以光孝道而慰公崇奉親靈之意且夙于
唱之群鳥鳴和之地下幾望之矣責寔在不佞乃悉
索錢餘壹鎰有奇委黃承泗黃尚佐等督修程以磚植
續以周垣財挾日而功竣余周視歎曰與易寧戚孝子
有為與奢寧儉則今日之攀乎夫孝子孱然布衣耳非
有詩書之習會閔師友之素也彼其躡其踊於壘室枕
哭於苦塊瞿皇於畚鍤間儼然如見者形即憤然

如聞者聲即當日惟一杯土是期何意身後然而瞻依
之所不至筋力至焉筋力之所不至血誠至焉天感孝子
血誠而假靈群鳥為之鳴號為之踴躍而嚙土孝子之一
杯土完孝子崩心之痛始釋而孝子鳥傷之名亦隨之十
秋嗚呼以秦風駟鐵之悍祖龍又益厲之其行者無
不聞刃劍而其居者無不德邑薛語于鉏帚孝子之悽
愴策事獨皎如白日不為秦俗所染雖謂未學謂之學
矣且鳥何知天知地知神明知故使鳥亦知今夫孝之
至者水可卧竹可泣鹿可乳鳥又何不可知也鳥知孝

子而百千秋後永知烏亡幸哉嗟亡貴而逝泉分羨者
同歸于盡而孝以負土特聞阿房驪山隔離天日矣曾不
能當叱咤者之一炬瞻烏竟誰止即而顏氏之馬鬣封與
烏傷名今猶若新也顏之傳不係于廟之修不修第視今
孰及而或委親烏喙獨非四封之人乎修廟焉使不廟者
媿喜又何敢謂華川之無能為顏也則樓君蘊龔君曇與
今旌孝陳文言固優然入顏氏室矣夫媿之不如風之亡疾
也因漫言重修永慕記

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

吳國倫

肥城故有閔雲長廟當邑之中不知創自何代至以王
爺亡之御史中丞李公未第時嘗下帷廡舍間睹記邑
父老歲時伏臘更相主進持醵錢聚賽為樂其有兵
荒疹癘及昆蟲鼠之害雖至微細輒相率磔雞刺鼠
尸祝而禳之以為常云弗審弗禳即家懼而人不自安
史豎氏所謂神依人而行固然哉後中丞公宦遊且若
千年廟日就蕪圯幾鞠為場隆慶改元邑父老聚而慮
材鳩傭一新其故寢殿中設寘廬存序庑福度井各適
其所繚以丹垣扞以重門又築臺可數仞而亭其上以懸

鐘虞由命期以迄完繕曾不晷月邑父老之賓且禴于斯者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中丞公廼以其意屬予記予按雲長以漢前將軍遇害江陵後始追諡忠義侯未有王號而追王之者毋亦竦意臚語有如將帝茅司徒之祿不必有據也夫廟以安神而祿之以其所不安予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殊雞刺彘賽且禴也今尊神而庋其禮將饗之予予故先正其名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而肥祀為猶有名何也以侯嘗麾蓋策馬斬顏

良解東郡之圍一時英風至今凜凜在肥故東郡下邑也祀典所載功施於民其庶幾當之夫侯之血食既有所從來齊魯人好義又其天性固宜世世祀不廢乃予聞於古之人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夫神依於人志帥於己志未定而聽於人是惑也人未協而聽於神惑斯甚矣夫侯合徒翊漢虎視孫曹忠勇稱萬人敵蓋人情所共震也諸父老聞侯之風舉邑而嚮於義予是侯之有大造於邑已不然人不我與神將為依且父老獨見侯之起也以亡命而其遇害也以樊之捷由斯而

談禍福相倚俟亦不能自為命而又能於百世之後
禍福乎人哉中丞公遂以予言告父老因龔石而碑之

南海子重修天德廟記 黃輝

天子苑囿在南海子用若諸禽獸草木自祖宗以來游
幸絕少以今上之威靈遠方毛羽稍異莫敢適臧日有
至于京師然亦止備內苑玩不以說海子故海子雖去都
門甚近而返若遠方之窮林僻數人不輒跡也者榛
也而喬狂也而蒼風霜雨露自逆自逆送以相忘於春秋
鳴宇自定鼎二百年一統熙洽三代亦未之有方內所休

養生息人物殷繁之狀不可見而見之苑囿也若此蓋
承平之盛極矣中間臺池館殿取備暫幸儉德邁漢唐
遠甚至今亦鮮有增飾焉而隙地或以祠神云天德廟
在弘仁橋歲久殆圯今年某官田公等鳩衆新之增置
鐘鼓堂棲經齋堂七十二司像道院二十四楹東西翼
房稱之又置地若干畝因其官王公謁予記之予惟蒼
帝靈威仰治東岳而碧霞元君近世尤顯著自非峻有
職于常帝以功乎民人安得使國家文而秩之或曰神嶽
帝女也或又執為華山玉女不宜蒙岱祀兩言計必為

神笑吾聞華嚴論謂主山神多現女像以悲願故夫以
悲濟物奚所不神岱若華奚辨焉原無天地之大德曰
生七物之盛莫如東方陽不獨生陰必俱之吾以為蒼帝
元君皆主生之神而託嶽者也其祠雖所在多有而祠
于天子之苑囿以翼贊茂對育物之仁豈尤不宜矣
哉今夫幾圯而新飾有增無以安神棲自非處極盛之
世人有所餘孰能遊目聚力若斯之暇也昔吾蜀人相
如子雲賦上林長楊皆侈張獵獲而後乃諷之乎仁
比于曲終而奏雅吾才雖不逮揚馬然遭世承平蒙上

援擢得執經東朝會上深居鮮遊獵侍從之臣自勸諱
外雖欲諷諫無所効之以得托于無用之鉛槧今將謝病
歸養猶力為文記苑囿之間祠將歸以示鄉里之耆老
曰百姓賴列聖生息日見三朝之熙恬此歲雖稍尋兵
革狀卒乎無事以相安相養與南海子禽獸草木等
國恩如天百姓莫能知而名之頗以歸之于神不可
見而見之于待從無用之臣之所記蓋明之盛至是而
極矣使吾得為是記者固國之賜也文于園天祿誠不
知何如而自媿頗若有幸于人者後之君子視斯石也其

亦有所感也夫

歷城陳令君為李于鱗先生立嗣置田記 而侗

于鱗先生厭世且三十年所^矣其子駒後先生十年奄
謝二胤子又相繼無幸死于是蓋代哲人幾同若教分
觸食于蓬丘之上所遺諸寡婦人二稱為先生巾櫛媵
一則駒者婦^妻孀寄于西郭窮巷間僅^七此下傭汙邪
數晦不足供糝裨三孀吊影夜覓少膏為人作出嫁衣
補籍小餬口而其期功強近中表姻婭之屬率亦滅跡
無與通往來女子之交補棋永絕遂令先生一杯馬鬣

荆棘等身經履無板漿之奠歲時^初寢廢罷可知也往
^七動輒之賓踵接濟南惟相與嘆先生無家無後付之
無可誰何而已吁嗟^七可慨哉上谷陳君采居平修業
制舉而外最好于鱗先生書且亦微聞先生無家無後
狀心竅^七念之謂一孱書生何自而偕息施鍾期之位乎
天若悔禍于于鱗陳君迺成進士令歷城下車旬月即擬
為先生後聚族僉同得先生諸弟成龍之孫世茂之子
甫六歲于先生親則從曾孫令君手疏告先生肇錫
嘉名曰嗣為之要賦月困數斗歲給布數端以急此見三

明文海 卷三十一
婦一日而見丈夫子更速為洗沐喜若撒節望天而數
十年彷徨瑟縮咄咄地下之老遂一日而稱人祖異哉居
頃之令君又心竅上念此不足為嗣沒身計也者而能
為于鱗亢宗計也者廼蚤夜盪胸蒿目而精為籌曰
非宅孰竟厥居非田孰竟厥食也因謁臺上記一時臺
監即俱誼令君之指有請必從為購仙臺百畝之產宅
亦稱是計費一百八十千又為葺其窮巷故啟宅廼茅
廼垣不憚指麾計費三十有四千已又為嗣課小學讀
已又為議婚令君之為此也不沾世俗捐損俸錄名

第調會計經費之餘取贏自我而靡所病帑一錢嗣及
有田有宅易下傭之處而席八口無飢之業三寡婦亦
遂有家于鱗先生自茲現有守主墓有時祭一惟令
君是憑是依令君之功鉅矣哉有唐李白有子伯禽
後自死禽子孤絕二女子流落農瑣視于鱗今日正等
尔時范觀察傳正為白朽骨圖亦與令君同意而令
君惘然視力俾于鱗無子孫而有子孫則更勝之蓋代哲
人獲與繼絕興復之義以快詞林而先士胄此寔天壤
一大事惠施鍾期之位奪諸吳門予之上谷蓄于海內

明如海
卷之六
同祀之素而酬于官下後來之彥蓋以見于鱗之道大
而斯文之不墜于地人勝于天于志足證焉其以事如
濟南得諸縉紳士輩之談說甚替歸而一夕獲燭為記
之然非令君意也倘亦天下後世荐紳士輩意尔

三神記 孫宜

三神者華容東山三神也按嘉州志神趙姓名昱蜀
青城人與道士李珏遊隋煬帝徵為嘉州太守州有鉅
蛟為害昱暮船率千人臨江鼓譟自被髮伏劍入水
天地晝晦頃之雲霧開朗昱提蛟首奮出江水咸走

蛟害遂除開皇間挈家入山踪跡不復見民感其德已
因運餉往見其乘馬引犬一童子腰弓手彈以從騶仗
如平生云唐太宗封神勇大將廟祀口玄宗幸蜀也進
封夾城王宋真宗時張詠鎮蜀口亂詠禱之獲助平蜀
事聞封川王清源妙道真君明初東山人有耕山麓者
聞地中金鼓聲發爰得鉅石爰籤簿神像為閱簿知
神姓孫因考稽神記言祀故配以五顯晏公二神於是
遂刻像繪祀歲一博奉鄉民家令蓋幾二百年稱儼
帝神云邑人有疫癘疾率請神行水驅治之間致殊

効即固効亦必豫知其生死而神之出治疾也朱旗
絳旌褐蓋文輿擁戈曳牌鳴金吹竽壯士旁翼豪夫
後趨至所請之家則老耄盡弃堂嬰孺僕臧跽扶拜
迎肅上踰上設俎獻爵屠牛烹羊有不如礼或慢其從
者神自下以輿倒書地笞罰之其人即喘上受誓一死
敢抗神去明日主人整衣度冠躬譜神所稱詞致祝敬
謝我領乃至已岳荆潭澧朗之人無不奔走脩謁祈福
祐者厥費牲醴幢旒率踰數金云孫子曰語有之死
生命修短數命者天之付也數者人之值也神固炳曜

逝絕用物宏而取精多然廟食一方靈耳造化潛柄
生民鉅机謂能轉易揮幹陶冶自遂奚理哉昔者
聖王之制禦災捍患祀典及焉蓋水旱疫癘之苗民
志悽惑莫知底寧於是索鬼神致祭祀安定而鎮慰
之水旱癘疫者氣也志定則氣隨焉茲周礼所以
設方相之司而漢法有侏子戲乃三神之祀久而固
廢者亦或以是耳即不然繪質圖狀喧群集儔萃
民之財創國之儀器踣四方而趨之厥於人功朝典奚
據神心奚安焉而崇秩若此哉初予先大夫疾也暨

率謂不可為已者召神訊禱如鑿言然則神之靈蓋以
人効云夫若神者亦善於自準者放按志稱與道士珙
遊斬蛟入水呵禁之術意必於珙得之自開皇迄今幾
已踰千餘載神之子孫漸泯盡為而血食不廢邈哉異
矣神故有序記歌詩謂厚齋朴菴東山以下諸名縉
紳出者九二卷辛丑秋序謁神張氏之堂張氏父老
咸贊趣書於是作三神歌并記別為卷歸之

平地灤重建龍王廟記

于慎行

平陰東北十里有山曰龍骨辟峰環而拱之如合抱

為山之東南有白石之窟含氣出雲雨則為兆若龍洞
然山之西北有匯水之陂雨則成澤若龍湫然其傍隈
曲盤回有百室之聚命曰平地灤者泊也山均有祠
謂之龍骨以祠龍而雪焉祠不知所始惟其前樹幢
之石狀如追蠡則已千百年物而岡阜之間必嘗有龍
蛻之跡故以名也父老傳說當其香火盛時雨暘時若
禾稼如雲牛羊被野周山而田熙然康樂不逢害菑故
亦曰平地灤者灤也喜靖甲寅秋有雲雷之異怪物
為祠遂震裂田以頌祀旱潦為菑澤不時降居民若

之里人孫公時為文學倡義募緣亟圖修復未成而
沒後四十年厥嗣侍御君既第為貴吏而里中若有神
降曰復祠者孫氏也侍御聞之泣然泣曰是先人之志
夫予其敢弗繼承以邀神貺遂諏西鳩衆出俸金四十
為里人倡遠近聞之助者雨集公之兄璟寔董其功不
踰歲祠成像設孔安堂階有穆周垣樓觀亦肅以整巍
然水府之宮矣侍御以書抵予使為之記夫龍何神哉
志曰合而成休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故曰
神靈之精也然考之典記山林川澤有禋祀之祀風雨

雲雷有禋燎之祀而未嘗及龍何與蓋嘗思之上古聖
神在位天地之氣絪縕訢合以澤物百而龍者乘陰陽
之和上躋下降以神於其間是致風雨順寧疵癘不作
帝舜之世其臣有董父者能擾龍而馴之命之曰豢龍
氏夏后之世其臣有劉累者能擾龍而馴之命之曰御
龍氏蓋所謂御且豢者固非能真得其物飲食而調服
之也惟是潔其牲嘗掌其祝号以精禋而饗之若今巫
覡覈史之流以事神為職者耳此非龍之所由祀與三代
以下地天不通和氣乖舛世之視龍至求委蛇固象不

得其形而二氏之官亦廢然郿邑之吏猶以春秋秩祀
脩山川雲雨之祠而田更里父亦時就雲雨之所興山
川之所聚立為廟貌以備不歲之雩而跡之曰龍君則
龍之祀固未嘗廢也夫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則雲雨者
龍之所馮深山大澤寔生龍蛇則山川者龍之所自即山
川雲雨之交而求龍以事之以歲時雩禱而迎其福祥非
即二官之遺意即抑古有之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
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德也故乾之為卦取象于天
而其六爻之動皆取象于龍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侍御附風雲之會以瑞聖世其猶龍矣豈其且潛且躍
徒使天下想望其澤雩而願利見之猶卒未即必不然
矣書而識之石以為契焉

宣府巡撫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

于慎行

莊皇帝朝虜酋款塞迄今雲中上谷寔燧驛兵幾四十
年世皆知襄毅王公之略而不知襄毅之後又有二王公
其一廣平王其一則今所生祠新城王公也新城王公
者瑯琊之裔闡閔甲於齊魯大父灤川公在嘉靖間以
山西參議分守口北其後且四十年為萬曆己丑而公以

山西參政分守口北宣人大歡乃其時鎮之將吏久
狃款而嬉游我且生心公至慨然曰夫款者緩也本以
緩虜乘間而飭武備乃遂狃而忘戒心守則下令增亭
障簡營伍將之智勇者異其秩卒之驍健者異其廩私
馳騎而役卒者法請托卒竿牘一切謝絕行之無幾一
軍校吏凜然改觀而會廣平公以中丞開府至而與公
相得驩也凡所擘畫悉從決策公益發舒自任遴驍
突為親兵躬御臂韜懸金叢射羨其良苦以行賞罰
得蹶張之士二百與都護校射於郊駟發輒中者盡

公部也又念上谷故砂磧地民鮮蓋藏卒有緩急粟
價騰踊士且脫巾而呼當秋時先借帑金二萬糴而
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十石用以繕治
兵甲召補郵騎整西路而守之延袤百里以遏虜入而先
是襄毅王公之與虜款獨俺酋以孽孫故回面內嚮而
老把都永邵卜諸大部直宣府邊故利虜不欲款則屬
俺酋要之且啗以厚利乃稍肯來而歲恫喝要挾無已
時典市者惧禍起肘腋率濡忍聽之以為常萬曆辛
卯閱視科臣始議裁市撫歲無過二十三餘萬計畫

已定乃無敢與虜言公毅然以身往適屆市期大虜
飏集恟喝如故公露冕肘及坐市臺上呼前諸酋面諭
今有旨切責疆吏毋滋尔橫索我來更定約束酋如
奉命而盟我則為政首償起咄々許那顏安得是語穿
廬千張投鍵與漢堞平可使退乎公厲聲曰酋衆何可
說也虜中事我盡知之今市隨之傍有鏹如雪有幣如
雲聽我則皆爾故物不則我且閉關謝尔而以此募諸
酋脫雜夷與爾為難尔亦安得宴然何可說衆也酋聞
色動則呼衆環公而請公故示不測喜則分食啖之怒

則叱咤坐而控弦懸鵠二百武外應聲命中酋驚服
以為神市去鎮二舍而遙公晨坐堂皇暮挾二健兒疾
馳平明又在市臺虜嘆惜語曰朝廷殆欲絕我不則何
用如此人典閩而日摩厲以須為不亟唯漢物非我有
矣遂從公盟計公在事十年所省司農水衡金已四十
餘萬而往者虜馬馬入市數蹄而與之直公命駕直毋與
駿均小酋那戶兒堅不聽命露及以爭公斥之關外三
日不內卒蒲伏受令遂為成規省亦不訾公又決策水
史車二夷二夷者虜之別種故潯川公時所議撫也世

薛龍門塞下力能角虜為我間虜畏惡之欵成徙入
內地稍為邊吏所侵而史氏故與虜小酋安兔為婚兔
乘其志誘之遂挾車夷歸虜相引而鈔寇邊公與廣
平公議史酋老於兵諸子皆驍勇敢鬪今為安兔用邊
無寧日矣不制安兔無以示威虜不收史酋莫能制安
兔乃因順義王之西獵議羊其賞而今縛獻史酋以
謝過停至廷議欲懸藁街公計酋老矣殺之無益其壯
子勁兵悉在塞北今日殺酋明日虜騎必厚集塞下且
以史夷為解折而入於虜此失策為虜笑乃急白廣

平公馳書政府請中旨從末減酋諸壯子乃大感爭拔
帳來歸虜始悅悔而安兔數寇邊亦數敗諸降人又
時鈔掠之害甚無所出乃因虜王為請願欵塞如故
時公已代廣平廵撫乃詰諭虜使令安兔悉歸所由史
夷部落並送車夷乃許奏復市撫至今屬夷馴服邊藉
為用制欵机權寔在於此公既開府益務風厲撫循壁
壘一新耕耘蔽野所獎拔戩下徃上自偏校累代至上
將軍其有異懦貪墨輒以憲文從事無所假貸而但以
恩信待人敵時從城下問大太師何在能御連酪黃羊

乎相傳報以為權而鎮人又津口頌公拒礦權事以為
布德宣鎮不在控虜下云宣故有牧馬場款後無警營
卒稍墜其亭課入當芻秣諸將校亦各闢並塞閑田以
給私費謂之養廢權璫惑奸人言皆欲籍入少府而畿
甸稅額共八萬金宣大居二為璫先趨大同人人曰吾
視宣府乃趨宣府盛氣謂公云何公正色曰宣瘠鎮也
而鎮城為諸路幟聞貴人將重征於化居市肆且罷而
四方粟芻皆不至環甲鳴鏑之徒無所得食將蜂起與
貴人為難且奈何它若張家口至道諸處稍有貿易征

亦不堪重也貴人如調劑為毋魚肉吾軍民吾則戒軍民毋敢撓貴人令
若牧馬場則有高皇帝制書在非守吏所敢徇也軍中自大將以下皆
食其故俸諸椎牛犒士一切供億悉出養廢地中而權以為稅今此曹枵腹
而持兵乎且上睿聖不測貴人即工為造有如以飽橐受疑又
且奈何璫無以難竟聽公指揮歲以四千餘額解矣
璫之采礦則先鑿精鏐雜砂中謬言其穴砂一升可得
銀如干以令有司必中程乃已少忤輒羅織破達公約
部司及大將皆遣一使偕往各以砂至面鑿而驗之亦不
得逞而去以故礦權之使驅攫虎搏幾徧天下而宣

鎮獨不甚苦以有公也公由分守建節居鎮十有三年
會播州初平以威望廷推擢川貴督府去益自款後任
上谷事無如公最久先後所當亦無如公最難工者則
將吏之以款徂也夫虜之以款挾也持文墨議論者之
欲以節縮見功也重以屬夷外叛勅使內訌殆哉乎衡
石椁鼓之間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倏忽失着机局遂更
而公嶽立淵流因机坐折銷萌厭難外威內和卒使數
十年來厚啖之虜一旦取諸其懷而定以畫一使之頻
首郊闕如稟功令又收史車之族以制虜死命款始不

渝夫非所謂安國全軍筭多而善工者乎至如以備邊之
暇剏洋河石橋長千尺而羸廣並五軌利涉捍患以鎖
鑰北門為邊防要隘具郭少宗伯記中大營萬全學宮
建尊經閣藏書萬餘卷以興文教具葉宮庶記與公所
自為記中文事武備於是觀焉迹公英毅慷慨智略輻
輳而沉幾雅度不輒輕發上必中窾用能光昭滌川公
之緒以勞定國而貽邊疆數十世之安有以也公去而
五路之變告矣宜鎮人之益謳吟思慕願尸祝而無疆
與祠在城南五里即公所建廣濟橋北是舉也自大帥

以至文武将吏諸生軍校不約而集既落而騷然呼已
又愀然思也即虜亦時上問大太師何時來開制府如廣
平故事乎守道張君副戎王君欲勒公蹟於石以壓塞
中外為後事師厲行作記行不佞嘗扼腕世儒拘於見
聞至不能彰明國家盛美而猥引漢宋陋規以儗今日
疆事又輕村諷說之徒不覩今昔情形第見史車之屬
散處龍門意不無勦江統緒論謬欲為徒薪嗟守邊
事蓋難言哉自襄毅和戎後上谷得廣平及公益建
無窮之利而公當事更久且處其難功在社稷寧獨邊

氓之衛故不辭而論其大俾籌邊者攷鏡焉公名象乾
隆慶辛未進士山東新城人今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張君名我續萬曆庚辰進士直隸邯鄲
人以山西副使分守口北王君名其宣城前衛人以其
官為副總兵

虎丘重修五賢祠記
 孫維舉
 虎丘之北岑舊有平遠堂以佐名勝豁游自而久之乃
 為合龍以祠五賢則為唐韋轉運白少傅劉賓客宋王韓
 林蘇文忠韋白劉先後繇重職補外刺史蘇州王繇大
 理宰長洲而蘇以南竄經涉不啻數心然咸有樂乎斯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四十五

祠廟

虎丘重修五賢祠記 孫維舉

虎丘之北岑舊有平遠堂以佐名勝豁游自而久之乃
 為合龍以祠五賢則為唐韋轉運白少傅劉賓客宋王韓
 林蘇文忠韋白劉先後繇重職補外刺史蘇州王繇大
 理宰長洲而蘇以南竄經涉不啻數心然咸有樂乎斯

明文海 卷三十一
丘者龕之設寔自近歲江長洲始復十許年為今年
庚戌戶部陳公用望卽權開泮墅自公來登觀堂宇漸
圯堦砌都裂慨焉捐權之羨凡百有廿金以付寺僧
明鏡仍遴官耆之才而勤者使飭而新之工竣屬余記
其事余於斯役而竊有感於斯丘之有數君子也夫此
數君子者文章風節凌躋一時焜燿千古而或一麾以出
或三黜以徙羈縻流浪于江湖之間而斯丘至今幸得
借其風流以為重假令當時身不出國門官不離蘭台
鳳閣以老維勲業在朝著望斯丘迨七東南一坏耳尚

誰得而有之哉蓋惟天也若故偃蹇其遇而饒予之以
吾吳之佳山水而數君子因得稱隱吏遷人徜徉咲傲
于幽竒葱菁之區流連題咏低回而不忍去夫亦重有感
也然則斯丘也其遂為數君子之丘與客曰不然前此
闔閭不有之以為墓乎而虎不至今躄也是闔閭且不
得而有也生公不有之以為台乎而石不至今點頭也
是生公亦不得而有也王珣不有之以為宅乎而非禪
宮梵剎不至今永也是王珣曾不得而有也矧宦轍謫
轅飄忽徃來譬若雲萍然烏得而有諸嗟乎惟其進處

之逝去之而終不得據以為有則天下之倏忽滅沒轉
瞬而不可以為常者皆是數也彼區區得喪寵辱尚足
以挂高賢曠士之胃懷哉吾以知數君子者其深有得
於斯丘也已今吾試與公憑高而眺臨深而觀晨霞之
粲然夕思之軒然而禽聲之嚶然而非夫數君子之文章
即池水之冷然石叀之礧然而松柏之蒼然非數君子
子之風節即以至歲時寒暑之推遷風霆雨電之不測
卉物之凋榮而煙嵐之聚散又非數君子升沉顯晦
之變態即公其亦有俯而思仰而會曠世而相感者

乎是數君子之寄於斯丘者其迹而寄於公之俯仰者
其神斯丘之寄其迹者乎其不可尋而公之寄其神者
躍乎其如有在也祠之右又有宗戶和靖暨國朝何別
駕二祠和靖宋儒故結菴丘之傍而別駕在正德間於
即有保障功公槩而飭之宜祠下為重台五盤旋蜿
蜒直丘之麓公所創也公名訏謨閩之長泰人萬曆辛
丑進士

重表譙公祠記

丁自申

長民者務於義之所可盡而不過激於事之所必更其

明文海 卷三十一
斯為輯民和神者歟夫以義有可盡於利所由而興之於敝所窮而革之謂之有為於民可也事之所不必更者因之無損于其寔而足以垂荒遠之迹廢之徒眩於其名而或以啟款信之心此其於民既無所為而所以為神者則吾不知矣夫神於民義亦有闕焉而最民者所緣以設教也今使義為之盡而所更者於義無所取其勢又不能排此以信彼則不若不更者之為愈如是而必為之更焉無乃志意亦有所激而傷於過耶且孔子所謂敬神而遠之者直以神理為不可知不欲惑而

即之耳未聞毀之而足以為敬驅之而後以為遠也今天下神祀之盛不翅古時其懷柔所不著者或以土人侈其威靈私其功德而奉之未有無因而血食特歆於異代也儒者讀孔孟之書治三代之民豈欲舍民義而導之以尚鬼之教顧事之已往亦有無害於義者吾盡其所以務民者競焉固不導其始之所起亦不奪其習之所漸如是而和神乃所以輯民豈非長民者之所當知哉南充之有譙公周彼其威靈赫於殊代功德私於一鄉亦土人以為可血食者也其墓之封題於縣治之復

者既祀且久一旦移而墟之于千百年曠世之餘雖當事者排宿業而犯群咻卓有定見然吾所謂非民義所關而志意或傷於激者蓋驗以今日吏民之心欲復其墓而祀之則不若不更而移者之為愈殆非誣已當祀之未還故地也或謂譙公英靈常憑墟墓吐龍菑禍人頗有伯有為厲之說余以伯有之厲為後不立自晉至今公後之弗延久矣所為尸祝而崇事之者夫非吏民不氓之心乎雖公之靈足以為厲即不宜降厲以虐于我事者是使吏民何以欽公之祀而公亦無以繫斯

土之私也吾知必無此矣但表其地而復之者是則吏民欲有以慰公之樓而公之英靈亘千百年憑附瞻頌於此亦未可知天下為神之故而有妨於民之義又以答民之望而獲寧乎神之歸是一舉而兩得也何獨不可為與或曰徙而復遷返其故也又飭其祠禮也義乎曰墓之祀則野於禮祠之脩則附於典夫公於鄉賢有列享矣祠則本其所設而非有加也此所謂禮而叔之以義者也祠成因推言公墓之可以無廢而祠祀之所由復興亦古者緣以設教之意歟祠屋凡幾楹不務豐飭僅

取成禮凡費金若干西米若干斛皆取諸贖餘者以邑簿李褒董役而落成于署事通判吳君仁才周民務又深於鬼神之情狀其力贊議以譙祀為必可復與予同官有合率多此類云法得縣書

常熟縣新建先賢巫公祠記 陳 衷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崖碧溪河逆泝縣城北環之緣為西閩萬井輻輳其椒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內有七星古檜有梁昭明太子讀書台有朱學士丹井銘歲時習朝儀於此

為祝聖道場觀之西有嶽廟有張許閩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間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柳鑿墳死將葬焉嘉靖戊子冬大巡撫峯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得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諸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亦皆以鄉賢設木主廡下乃退坐明輪堂進一高等生俾誦巫咸故寔既畢復進一高等生俾誦子游既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如此今尔崇奉鄉賢而乃列咸父子兩廊於義何如瞻享既成神必靡寧此固官府責然事在學校亦訖無建請

何和諸生皆稱謝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古碑鏤五大字曰商相巫咸塚皆古人八分書縣令孫應時因遂建祠宇碑記尚傳今青龍岡地雖莫可考然祇在山麓於是爭舉鄉民墾地僭踰非制請飾為祠甚當乃付之縣令胡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命歸墾立廟其內門前堂廡橋道後建正殿以奉二木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夫及小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台素宇與松林竹石相掩罔不深副情佇慶忭頌美胡

君與二令洪君熊君輩以寰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示後世寰不可辭竊惟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如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召公曰巫咸又王家而朱子集楚詞註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蓋因事有措一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有正邪道固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學夔稷契之所得義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玄運測化机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耶即其有功世教

若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况於所生之鄉而今且泯
焉固宜當道君子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嗚呼商周
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子弟江
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商周人物已盛若此
豈非東南之光乎為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
若何而可遠勢忘利反身踐寔不必追昔感義而所以
為道術者必大必正不後事文學之末以獵取科第而
所以為臣子者必恭必謹敏德勵行等而進之以希聖
賢如是而經傳遺教以及今日祠祀之新庶無負耳苟

不能自振拔與時俗溷焉且瞻象過祠而心惟之其能
無觀輒然也乎寰故直為是說願從邑之後賢同悉所戒
勉者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袁宏道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使
天曉心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寔與萬物爭洪纖大小
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為道者岐
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
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誠小師老聃問道不

以是貶大賢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
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
有為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諸子百家固
未有能出吾範者也焚而為名法比而為楊墨遁而為
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寔不出吾
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
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
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
廢楊墨也寢有絰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

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唯其無
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其大至于不可名異學者竊
其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自宗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
其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敝彼亦且樂為吾
用吾愛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為
吾害吾自挾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
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
吾道寔寔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

其言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奉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哀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學宮圯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彫飾已又出書傳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

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吾道徒為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冑衛也夫介冑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戾而諸子百家無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候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也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敝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其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

朽之藉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
今者特祠黌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
具載以俟異日志峴首者

重脩聖母元君祠記 王嘉言

東光城東四十里為燈明寺民萌湊積亦一顯鎮也鎮
東路北有元君祠一區不知所自始而主此祠者為干
氏近因風雨剝圯脩葺之既固既完復龔貞珉欲紀事
其^而比丘尼明信者乃屬鴻臚君馬氏斯臧問記于余^也
聞之學士長老云碧霞元君者即華山玉女也今岱嶽

有祠^也宇瑰偉壯麗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焉歲所
入香絡以萬計而自此祠外天下之為離宮行祠者小
若大又不下萬計抑何盛也或者曰神有方也而方自
有主元君西嶽神也胡為乎祠于東^也已據非其位矣
而離宮行祠又胡為紛^也于天下且也以柔姿坤德而
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恐失供奉恐後望之若慕而
即之若素彼遵何道哉吁可怪也於呼金石等瑟之音
青黃黼黻之觀聾瞽者莫與也夫元君之祠于東也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疑議也不祠于東者且獨無

憾乎彼不知夫玄帝乎玄帝北方神也而建殿于太和
山殿以金飾至竭縣官之府庫而士女之奔走如雲與
元君埒夫太和豈亦北土也彼不知夫清源真君乎斬
蛇除害績茂于蜀而中國傾傾動焉彼又不知夫漢壽
關將軍乎生也威震荆襄沒而其神破蚩尤復益池祠
而祀之者遍天下紛如也亦豈獨解人與荆人故曰神也
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慈仁而貞烈瑩潔而淵懿誠動
于此札應于彼無西東無南北方所不得而斬香已
冥七日夜流行乎宇宙而莫知其所萌拜跪曲拳呼號

鼓動竭蹙天下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曾不得
其朕而凡人心翦已者迺以臆議之不亦謬乎嗚呼
茲元君之祠所為無擇于地者非怪也雖然世俗所為
建祠而供奉者果有為乎天下熙熙皆為釐來天下攘
攘皆為福徃不究夫愈迺從逆之理與所以吉凶之由
而一意徼之謬矣然則建廟可名節弗立惡乎可修祠
可行謬不飾惡乎可貞其心而迷隱乎潔其行而神明
合則為釐為福也且有待徼乎不然則神也者公明而
正直者也孰樊以徇天下為事哉是為記

重建至德祠碑記 蔣 璜

某生長于吳七為秦伯賜履之域有司歲奉蒸嘗廟貌甚偉其東北百餘里有虞山七之西麓有虞仲墓或謂伯仲窟迹在此夫吳于洛錫為荒服在春秋以夷擯之然吳處東海荆處西南鄙相距數千里吳至夫差始折而入于越七後并于荆當翦商之世吳不隸荆明矣伯以採葯逃荆以翦桐卜吳事可逆揣乃又謂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豈伯仲俱逃而異轍耶其故不可知也余今延唐七唐之鎮曰黃馬山其陽曰大塘其泉西匯于山

陂或渟或駛所溉田萬頃有祠于大塘者周大玉廟即秦伯祠于山陂者曰黃馬相公廟即仲雍余始恍然曰蘇荆蠻也蘇伯仲遺跡乎兩祠靈異著聞某治延唐之二年歲旱率吏民齋沐禱輒應鄉耆老言尸祝自民間良久神庙初邑令蔡公來治始用特羊而歲無常供或市脯以獻嗣之者或舉或廢而荒祠不兩楹材蠹而埴崩遺像峩然櫛沐于風雨荆菁之中某踏然不自已請于兩台監大夫條上春秋饗禮歲仰有司絀錢計七環費嗇而典備皆報可則更謀于縣尉周君幸徼使君之

惠贖儀肇舉而椽楠不支墉垣不具有如一旦委諸草
莽何以妥神靈乎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古之訓
也私計鳩材埏埴益壯其棟宇而崇隆其址逾三尺許
于是翦除荆棘流泉礫石幽壑重潭與古榦蒼藤森然
蔭合盤薄四顧流可觴梁可度矧可釣峰陰紫綠可把
先平丘望種々相通忘其身之風塵吏也既告成事乃
肅御先生章縫諸士修俎豆之儀進耆老而觴之曰是
禮也舉光昭令德丕顯供庥敢徵福假靈于諸父老寔
式承之昔司馬子長謂荆楚悍勇好亂夫非伯仲胤迹

地耶不寧惟是九疑之南有虞氏之鼎湖也兩階干羽
苗民已格百年龍馭猶指災荒彼一聖兩賢者千古車
轍若擇地而蹈不謀而契即名都壯縣文獻之邦不可
幸得而若邑兩得之迄于今皤々黃髮孝弟力田猶見
舞干之風操葯之遺意安所得慄疾之民而稱之某生
于吳為伯仲湯沐之邑更于荆又為伯仲行遊之野何
相遘之奇也吾蔣氏受姓于姬始祖伯齡于公為從孫沂
源有自世數可推而某與仲伯遺迹亦步亦趨斯又
奇之奇也夫神明之胄百世永昌而某宗姓受之禦

明文海 卷三十一 一
災捍患粒我蒸民茲一方受之若夫德高三讓道中
清樞苦其身并適其名陰維萬古之綱常以續人心
于不死則萬世受之是役也經費規畫則某為政部署
工人蹕路藍縷則縣尉周君思恩為政凡為饗室三楹
左梅亭六隅三面枕流右為別室三楹一治庖供明薦
一居守僧而中奉司土更置門于東南向從龍首則周
君議叛也其時為天啟壬戌之秋仲是為記

謁李忠定公墓祠記 曾異撰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為有宋吾閩人物第一道學諸

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晦翁門下稍答問一二
語幸而廁大儒之列此昔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
者在鄉里中異撰亦無取焉宗禎癸酉臘余以送葬
過祠口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仲
石馬蕭然墳似塔形石數尺嵌之題曰後宋開國李丞
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墓旁祠堂新毀或曰風
仆之或曰人假手仆之異卿憶舊游失高宗手勅石刻
初疑燬于火大颶撓棟不宜失碑蓋仆祠者盜碑人
假手是也先生印武人聞其子姓繁昌然墓下不犹名

李府似亦有子孫守塚也嗟夫微矣或曰祠寔仆于
颺守塚者負石藏之也墓去郭近四十里雖載在祀
典祠之存毀當事者不必知即知亦不問然而鄉里
士大夫其田宅聲伎之流固不足與語此少通達別異
于錢鹵者稍分其佞佛園編^緇之土木為先生俎豆地無
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
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宮甚而士大夫嫁惡于豪民使夫
銅臭腐齒侵及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
然負^他日孤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主上神武異

高宗然而區區金人之遺種跳梁于一方而莫可誰何
今日所少者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
忠定則先生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姑識之以俟其
人而天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